

德国统一史

第四卷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Einheit (Band 4)

争取德国统一的外交政策： 决定性的年代 (1989-1990)

Außenpolitik für die deutsche Einheit:
Die Entscheidungsjahre 1989/90

[德] 维尔纳 · 魏登菲尔德 / 主笔
(Werner Weidenfeld)

[德] 彼得 · 瓦格纳、埃尔克 · 布鲁克 / 合著
(Peter M. Wagner) 、 (Elke Bruck)

欧阳甦 / 译
梅兆荣、邓志全 / 审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东西德统一的历史经验研究丛书

德国统一史

第四卷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Einheit (Band 4)

争取德国统一的外交政策： 决定性的年代 (1989-1990)

Außenpolitik für die deutsche Einheit:
Die Entscheidungsjahre 1989/90

[德] 维尔纳 · 魏登菲尔德 / 主笔
(Werner Weidenfeld)

[德] 彼得 · 瓦格纳、埃尔克 · 布鲁克 / 合著
(Peter M. Wagner) 、 (Elke Bruck)
欧阳甦 / 译
梅兆荣、邓志全 / 审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统一史. 第4卷, 争取德国统一的外交政策: 决定性的年代: 1989~1990 / (德) 魏登菲尔德 (Weidenfeld, W.) , (德) 瓦格纳 (Wagner, P. M.) , (德) 布鲁克 (Bruck, E.) 合著; 欧阳甦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1

(东西德统一的历史经验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097 - 7455 - 7

I . ①德… II . ①魏… ②瓦… ③布… ④欧… III . ①德国 - 历史 - 1989 ~ 1990 IV . ①K516.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91259 号

· 东西德统一的历史经验研究丛书 ·

德国统一史(第四卷)

——争取德国统一的外交政策: 决定性的年代 (1989~1990)

主 笔 / [德] 维尔纳·魏登菲尔德 (Werner Weidenfeld)

合 著 / [德] 彼得·瓦格纳 (Peter M. Wagner)

[德] 埃尔克·布鲁克 (Elke Bruck)

译 者 / 欧阳甦

审 校 / 梅兆荣 邓志全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刘娟 杨潇

特邀编辑 / 欧阳甦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010) 59367004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 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60 插 页: 1 字 数: 1002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7455 - 7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3 - 2660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24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东西德统一的历史经验研究丛书

主 编 周 弘

编 委 会 周 弘 梅兆荣 程卫东 陈 新 刘立群
杨解朴 郑春荣 祝得彬 胡 琏

顾问委员会 (以姓氏字母排序)

顾俊礼	(Gu Junli)
黄平	(Huang Ping)
彼得·荣根	(Peter Jungen)
李扬	(Li Yang)
梅兆荣	(Mei Zhaorong)
史明德	(Shi Mingde)
霍斯特·特尔切克	(Horst Tetschik)
维尔讷·魏登菲尔德	(Werner Weidenfeld)
朱民	(Zhu Min)

总序一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因产生跨越时代的深远影响而受到广泛的关注和不断的挖掘，如罗马帝国的衰亡、民族国家的出现、工业和技术革命的滥觞、苏联的解体、新中国的复兴以及德国的统一（或“德国问题”）等都是为研究者乐此不疲的研究课题。

德国近现代的统一历程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在 19 世纪末的德国统一和 20 世纪末的德国统一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前次是通过战争实现的，而后者则是用和平方式完成的。在这个和平的统一进程中没有武装冲突，对于外界来说，德国统一似乎就是瞬间发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国的统一进程中没有其他形式的博弈。事实上，东西德统一经历了一系列跌宕起伏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博弈，夹杂着经济危机、社会动荡、移民浪潮、街头政治、外交斡旋、制度兴替等扣人心弦而又耐人寻味的故事。

20 世纪末的德国统一进程用和平的博弈方式改变了疆界，实现了民族统一，进而改变了欧洲的力量格局，并通过改变欧洲的疆界而重构了整个世界的力量格局。这个进程中都曾经历了哪些重要事件？牵涉到哪些人物和势力？在这些力量之间发生过怎样的较量或互动？采取了哪些行动和措施？以怎样的方式改变了哪些政策、制度、法律、社会组织、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以至于最终导致了国家疆界的改变？所有这些问题都强烈地吸引着我们的求知欲。

为了满足这一求知欲，为了透过我们所熟知的历史现象，透过宏大的统一仪式和庄严的统一宣示，去挖掘东西德国最终在制度上的衔接、磨合和融合的深层故事，我们于三年多前启动了“东西德统一的历史经验”研究，并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资助。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本项目的第一期成果，五本相关权威著作的中译本：四卷本的《德国统一史》，由慕尼黑大学的维尔纳·魏登菲尔德（Werner Weidenfeld）教授、弗莱堡大学的沃尔夫冈·耶格尔（Wolfgang Jäger）教授和慕尼黑大学的迪特尔·格

鲁瑟尔（Dieter Grosser）教授联合主编，以及一卷由当时在德国总理府任职的霍斯特·特尔切克（Horst Teltschik）以当事人的身份撰写的日志。这些著作因为获得了保密档案的特别使用权，并且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而具有珍贵的史学价值。

《德国统一史》的第一卷为《科尔总理时期的德国政策：执政风格与决策（1982－1989）》（即“政治卷”），由卡尔·鲁道夫·科尔特著，刘宏宇译，刘立群主持审校。该卷从政治的角度梳理了德国统一的进程，详尽地介绍了当时的德国总理科尔在两个德国之间出现统一的可能时，如何通过权力的运用、决策的引导和政策的落实，领导了德国统一的进程。

第二卷为《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冒险之举：与经济学原理相冲突却迫于形势的政治举措》（即“经济卷”），由迪特尔·格鲁瑟尔撰写，邓文子翻译，胡琨审校。该卷从经济的角度梳理两德的统一进程，指出虽然从经济规律来看，在东西德之间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时机并不成熟，但是西德为了统一政治的需要，而东德则因为要“从沉船跳入冷水”，双方都采取了违背经济学原理的政策，结果使德国马克的应用成为“德国统一的基石”（特奥·魏格尔，Theo Waigel）。

第三卷为《克服分裂：1989～1990年德国内部的统一进程》（即“社会卷”），由沃尔夫冈·耶格尔主笔，杨橙翻译，杨解朴、郑春荣等审校。该卷逐一介绍了东西德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包括西德联邦总理府、东德政府、西德和东德的各个党派、社会组织及社会团体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态度、政策和作为，以及这些力量随着统一进程的展开而发生的变化。

第四卷为《争取德国统一的外交政策：决定性的年代（1989－1990）》（即“外交卷”），由维尔纳·魏登菲尔德主笔，欧阳甦翻译，梅兆荣等审校。该卷从外交角度梳理和分析了两德统一的进程，重点讨论了德国与邻国之间的外交沟通，分析了一些主要国家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生动地介绍了科尔和密特朗在欧洲经济与货币及政治一体化问题上的交易，苏联对德国经济援助的诉求，以及西德政府与其他西方国家之间就统一问题进行的外交。

《329天：德国统一的内部视角》，由霍斯特·特尔切克撰写，欧阳甦翻译，胡琨审校。该卷可以作为前四卷的简本来阅读，其中汇集了当时西德方面负责统一问题外交谈判的特尔切克在1989年11月9日至1990年10月3日期间撰写的工作日志，再现了德国统一进程的329天中西德联邦总

理府的日常工作，特别是科尔总理及总理府工作人员对德国统一进程的思考和决策。

关于东西德国在 20 世纪末叶的统一进程，不同的人群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立场、不同的利益出发，会观察到不同的现象，得出不同的结论。呈现给读者的这五卷本中既有丰富的历史故事，也有很多的结论性判断。在两德统一的问题上还有其他许多不同的结论和判断。作者们的结论和判断尽管不同，但是观察到的现象必然且自然地汇入有关两个德国统一的那段多层面、多角度、立体、庞杂而又能动的历史画面中，使我们对于 25 年前那曾经改变了欧洲乃至世界格局的历史事件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刻的理解。

如前所述，本套译作的问世只是“东西德统一的历史经验”课题的第一期成果，未来还有很多研究工作要做，很多历史事实需要挖掘，很多问题需要分析和解读。德国统一涉及的领域广，层面多，层次深，而且当事人和研究者分布在俄美英法等多国，还需要集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金融史、法律史、思想史、文化史等多领域研究为一体的综合性学术研究，研究工作的难度会更大，内容也会更精彩，需要关心这段历史的同仁们与我们共同努力去探究。

这部卷帙浩繁的翻译丛书为我们提供了德国统一史中很多鲜为人知的内情故事，而翻译难度也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回眼望去，三年多的辛苦努力过程中有许多中外人士提供了智慧或付出了努力，我仅在此表达诚挚的谢意。

需要感谢朱民和荣根先生，这套译作的动议来自与他们的思想交流产生的火花。要感谢阿登纳基金会的魏特茂先生，他积极地回应了我们对于资料和审校的要求。

在中国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奎元前院长的支持是关键性的，而李扬前副院长则除了资金支持以外，还不断地给予精神鼓励。积极的支持同样来自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的同事们，罗京辉书记、程卫东和陈新，他们的支持和参与坚定了课题组攻坚克难的信心。

这套译作的问世有赖于海内外两个团队的接力式努力：以欧阳甦为首，包括刘宏宇、邓文子、杨橙等在内的译者队伍，他们面对高难度的翻译工作而不却步，为项目的完工奠定了基础。由梅兆荣大使、刘立群教授和他的学生们、郑春荣教授以及我的同事杨解朴副研究员和胡琨副研究员

构成的审校团队保证了翻译丛书的质量：他们从头至尾逐字逐句地校订了各卷。需要特别感谢梅兆荣大使，他以 80 岁的高龄，不辞寒暑，字斟句酌地审校了“外交卷”的书稿，还以顾问身份始终关心项目的进展并参与项目的重要决策。感谢刘立群教授在很短的时间内，带领他的学生团队，完成了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政治卷”的审校工作。感谢郑春荣教授和杨解朴副研究员信守承诺、坚持不懈、善始善终地校订了“社会卷”。感谢我的主要助手胡琨副研究员，除了审校“经济卷”和《329 天》这两部译著外，他还是整个项目不可或缺的联络人，这项工作占去了他大量时间。还要感谢其他所有参与过翻译和审校的人员，赵柯、张浚、李以所、黄萌萌、李微、孙嘉惠、邹露、刘惠宇、王海涛、李倩瑗、唐卓娅、窦明月、丁思齐、孙浩林、陈扬、詹佩玲、赵飘，等等，有些人我至今尚未谋面，却感觉到他们的投入。

这套译作的问世还有赖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谢寿光社长的支持。在这里需要特别感谢我们多年的合作伙伴祝得彬编辑，他不仅积极参与了组织策划，还集合了海外翻译团队，并请欧阳甦担任特邀编辑，与他的助手杨潇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同事们一道，让难度很大的编辑工作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工。

虽然经过了三年多的辛苦努力，但是在这套翻译著作问世之际，我们仍心有惴惴，深知其中错漏在所难免，还望各位方家不吝赐教，以期在后面的版次中予以更正！

周 弘

总序二

德国与欧洲分裂的弥合：一段成功史

德国统一的实现与欧洲分裂的弥合是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重大事件。数十年来，人们已习惯事实上的东西对立。一切看来都是那样不可撼动。

德国与欧洲的分裂体现在以下几个基本方面：

- 是世界政治东西冲突的组成部分；
- 是不同人类自我形象的表达：人类是作为自由的个人（西方的人类自我形象）还是作为“类本质”（Gattungswesen），以及与此相关不同的不同政治与经济秩序景象；
- 陷于争夺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的交锋之中。

从这段历史中，我们能够学习到什么呢？即我们在这一克服深刻分裂的历史重大事件之外，还能看到什么？

第一，不以战争武力形式应对危机。人们致力于预防冲突，避免战争发生。

第二，人们尝试借助和解政策保持人员往来，如有可能甚至加强这种往来。

第三，西方生活方式的吸引力有如一块磁铁。自由的生活条件、旅行自由、人员流动、社会市场经济、欧洲一体化——对于那些始终被隔绝于外的数百万人来说，这些充满了吸引力。

1989年11月9日，当作为分裂巨大象征的柏林墙戏剧性地因此而倒塌时，进一步的行动在深思熟虑后得以实施，包括：

1. 采取的战略措施必须符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众的意愿。
2. 四个战胜国的同意与沟通必不可少，它们仍拥有决定德国地位的权利。这涉及建构关乎整个欧洲的未来框架。
3. 德国与波兰沿奥德-尼斯河边界的有效性在任何时候都不容置疑。两德统一应发生在两个德意志国家的边界之内。

就此而言，须对许多细节作出规范：为统一实施政治结构、经济与行政事务、社会与法律状况的改革，这一切在高明的战略下得以实施；两个德意志国家商定一个货币联盟，以及一份落实政治统一的条约。人们在一体化欧洲的机制之上讨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辖区应如何整合进欧洲。在与战胜国美国、苏联、法国和英国谈判中确保了所有法律问题的最终解决。1990年10月3日，柏林墙倒塌不到一年后，统一的德国作为主权国家成了欧洲和平秩序的一员。

这真可称为一个巨大的成功故事。并且，对于世界历史的其他舞台来说，无疑将从中受益良多。

维尔讷·魏登菲尔德
慕尼黑大学应用政治中心主任
欧洲科学与艺术学院萨尔茨堡总校校长

总序三

在德国统一进程 25 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将该时期最重要的文献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在此表示祝贺。

20 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数亿人因此丧命。1945 年，几乎在二战结束的同时，又出现了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与东方共产主义国家对峙的所谓冷战。这一长达数十年的东西方冲突，伴随着军备竞赛、经济制裁、政治孤立、高墙和铁丝网。而所有这一切，在 25 年前出人意料地结束了。没错，结果是革命性的——一次被所有东西方负有政治责任者所接受的、和平的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层也对德国的统一表示赞同。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一四卷本囊括了那一时期大量的重要政治文件、分析、描述和评估。读者可借此一览当时德国国内与国际层面重要决策过程的全貌，形成自己的判断，并为当下其他热点地区危机的解决找到答案。

德国统一成为可能，得益于国际政治领域之前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1967 年，北约出台所谓《哈默尔报告》，战略出现转向，即面对华约集团，不再对抗，而是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代之以对话与合作政策。安全与缓和政策从此被视为不可分割。尽管苏联在 1968 年 8 月镇压了“布拉格之春”，但在这一新信条的基础上，著名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前身）进程并未中断，并最终于 1975 年 8 月在赫尔辛基签订《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如何通过共同的缓和政策塑造未来，是这一东西方共同签署的文件所包含的重要原则。

当然，挫折也曾出现。1983 年，美苏在日内瓦关于削减中程核导弹的谈判失败，新的冷战阴云开始笼罩。然而，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1985 年 3 月担任苏共总书记后，苏联重启与美国的对话和裁军谈判，并在随后几年促成了迄今为止影响最深远的裁军和军控协定。

国内政治促使戈尔巴乔夫启动深层次的经济与政治改革，并向华约集

团的盟国许诺，苏联不再干涉它们的内政。随后，波兰和匈牙利出现改革，并最终波及所有华约国家。这些变化有一个共同的原因：经济与财政问题已经失控，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无法避免。

民主德国的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在1989年秋认识到，民主德国经济与财政已破产。1989年借道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等邻国逃往联邦德国的民主德国公民，超过20万。统一社会党关于旅行便利化的新决议导致了柏林墙的突然倒塌。

对于联邦政府，尤其是联邦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博士及其联合执政伙伴、外交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来说，重要的是，如何从1980年代所有华约国家这些戏剧性变化的背景中，得出必要且正确的结论。避免民主德国出现政治上失控的混乱并演化为暴力行为，是首先需要考虑的。

另外，应对此负责的还包括美国、苏联、法国和英国四个二战战胜国，它们对于德国作为整体仍然负有法律和政治上的责任。庆幸的是，四大国时任领导人，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苏联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均令人信服且富有能力。他们与联邦政府一起，致力于推动德国统一尤其以和平与和谐的方式进行。

对于德国的重新统一，联邦政府毫无现成的预案，即使有，也都会是错的。1989年与1990年之交，主要的工作是为不同层面的决策作准备、与所有伙伴协调并立即落实。在双边层面，主要是联邦政府与不停变换的民主德国领导人以及四个战胜国政府的密集谈判。同时还有美苏两国的双边对话。而多边层面的谈判，则发生在两个德意志国家和四大国代表之间（“2+4”谈判）。联邦总理利用欧共体（欧盟前身）和七国峰会的机会，为苏联和华约集团国家募集经济援助。经其努力，北约在1990年7月的峰会上宣布：向华约集团国家伸出友谊之手。

柏林墙倒塌329天之后，1990年10月3日，德国和平地统一了。次日，联邦总理科尔在联邦议院宣布：“所有邻国对此都同意。德国历史上首次不再有敌人。”所有一切都和平地发生：德国统一了，欧洲的分裂结束了，欧洲也因此统一了。对抗的两极世界体系消亡了，新的世界秩序将要开辟。今天，我们称之为一个多极的世界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没错，这是一次革命，一次和平的革命，在1989年与1990年之交，没有一枪一弹。

1990年11月，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35国的所有国家和政府首脑在巴黎会晤，签署了《巴黎宪章》。其共同目标在于，建立从温哥华到海参崴的全欧洲和平与安全秩序，所有成员国能因此享有同样的安全。这是一种什么梦想！两次世界大战以降，对于整个欧洲以及北美来说，如此一个历史机遇首次出现。它的实现也将有助于中国和整个亚洲的和平。自那以来，我们浪费了许多时间、错过了许多机会，但是我们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不应放弃这个目标。

霍斯特·特尔切克

代序

1949年德国分裂为两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或“西德”和“东德”，是二战结束后苏美英法四个战胜国分区占领、共同管制德国期间美苏争夺势力范围的产物，也是欧洲分裂为两大政治、经济、军事阵营的重要标志。40年后，随着柏林墙的倒塌，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不同、分属北约和华约的两个德意志国家又在四大国的博弈和妥协中重新实现了国家统一，为欧洲回归统一创造了条件，也成为东西方冷战宣告结束的一个重要标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德国的分裂和重新统一是欧洲战后历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重大事件。

从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到1990年10月3日凌晨联邦德国领导人在柏林前帝国大厦的平台上宣告德国重新统一，前后历时仅329天。而德国重新统一需要解决内外两部分错综复杂的问题，内部问题是指东西德之间要就实现统一的方式和步骤，包括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取得一致，使两部分在政治上、经济上、法制上以及社会保障上重新合二为一；外部问题是指如何解除四个战胜国对德国作为整体和柏林的特殊权利和责任、统一后德国的联盟属性、确认德波边界的永久性以及苏军从东德撤离等问题。这么复杂而浩大的工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顺利完成，不愧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奇迹”。《争取德国统一的外交政策》一书，讲的就是解决德国统一外部问题的整个过程，包括各方在此过程中的利益分歧、相互博弈，以及最后妥协的内幕。

笔者时任中国驻西德大使，从当时的联邦德国临时首都波恩密切跟踪了德国重新统一的全过程，深感统一是东西德两部分广大民众的共同愿望，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得以实现，却归因于当时有利于德国统一的所有必要条件同时存在的偶然性。早一年，由于一些条件尚不成熟而不可能；晚一年，很可能因外部环境发生变化而使这一机遇丧失。在这个意义上，

德国的重新统一可以说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巧合的结果。这一论断几年后得到了曾在德国统一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时任联邦财政部长、基社盟主席魏格尔先生的认同。

那么，1990年前后德国统一的国际、国内背景或者说“框架条件”是怎样的呢？正如本书作者指出的，欧洲政治的“框架条件革命”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而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改革”在东欧集团内蔓延，对这股向西方靠拢的潮流起了鼓励和推动作用，1989年初这股潮流也明显地到达东德这个“前沿国家”。处于西方宣传强烈影响下的东德民众对生活状况和统一社会党执政者的不满日益增长，群众性的抗议活动不时发生，成千上万的人想方设法西逃；东德国家领导人昂纳克日益受到戈尔巴乔夫的冷落，东德统一社会党领导层一片混乱；社会上供应匮乏，国家财政极为困难，外债高达400亿马克。这一切表明，东德统一社会党的统治地位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紧跟波兰推行改革的匈牙利，1989年9月突然开放与奥地利的边界，不再履行阻止东德人经过匈牙利逃亡西德的“国际主义义务”，之后又出现了东德人以旅游者身份到波兰、捷克向西德使馆申请“避难”的轰动事件，使东德阻止逃亡的政策措施失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东德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决定“有序地”松动阻止东德人去西德的隔离措施，但在混乱中却因“失误”而造成了柏林墙的无序开放，引发了局势的重大变化。

柏林墙的倒塌出乎西德领导层的意料，但联邦总理科尔预感到形势将发生急剧变化，要充分利用这一难得的机遇。当时人们对德国统一的前提有三点考虑，即必须符合东西德人民的意愿；四大国必须同意并须保证欧洲大陆所有国家的安全；统一范围限于两个德国和柏林，必须承认德波奥得-尼斯河边界的永久性，即放弃已归入波兰的东普鲁士地区。鉴于柏林墙开放后出现的混乱局面，科尔首先与美、法、英三国领导人沟通，一方面通报柏林墙打开后的形势，另一方面探听西方三国领导人的反应。科尔在通话中强调，德国扎根于西方，即欧共体和北约，这是为了稳住西方盟国，同时也是显示尊重战胜国的权利，暗示三大国不要采取什么行动，相信联邦政府有能力处理好这突如其来变化。

对柏林墙倒塌后的新形势，有关各方反应不一。戈尔巴乔夫强调战后存在两个德国并存的现实不能改变，战胜国的权利不容损害，这主要关系到柏林的地位、盟军的驻扎、德国的边界以及东西德的结盟状况。美国意

识到可能出现德国统一的问题，强调不可避免的事情要“审慎地演变”，要维护美国在欧洲的主导地位，防止美国在欧洲的地位被边缘化，确保德国留在北约和美国在欧洲的驻军不受影响。法国的对德政策目标是防止德国成为强权政治因素和欧洲安全风险，主张通过欧洲一体化控制西德，通过把西德融入北约和美国在西德驻军使西德处于两大军事集团交汇处的“前沿地带”，确保法国处于“二线”，因此，虽口头上赞成德国有自决权，但主张维持现状，不赞成德国统一。英国强调均势，主张法德和解、美军长期驻留欧洲大陆，并把西德维系在西方联盟，认为西德作为北约忠实成员不可替代，但又担心德国主导欧洲或陷入对苏依赖，从而危害欧洲均势和安全。北约首任秘书长英国人伊斯梅爵士有句名言，说北约的功能就是“将美国人拉进来”“将俄国人挤出去”“将德国人摁下去”。撒切尔夫人认为德国统一会对欧洲稳定带来危险，主张建立一个“拒绝阵线”。东德莫德罗总理主张固定两德并存局面，坚持东德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主权的合法性，并忠于华约和经互会的国际义务，建议两德之间建立“条约共同体”，开展“史无前例的紧密合作”，但拒绝任何统一的思想。

面对上述形势，西德的态度是反对“固定两德并存”，要求东德统一社会党放弃垄断领导地位，否则不予援助。注意到东德人逃亡浪潮无法阻止，东德群众游行示威的口号从“我们是人民”转向“我们是一个民族”，以及苏联虽在公开表态中反对单方面改变东西德并存，私下里却放风可以考虑建立“邦联结构”的两面性，联邦政府决策圈大为振奋，决定亮出自己的主张先声夺人，以稳住不安全感日益增长的公众，引领局势走向和国内外舆论。1989年11月29日，科尔总理抢在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反对党和外国伙伴之前提出《十点纲领》，对保持现状的主张提出另一种选择。该《纲领》组合了人们熟知的联邦政府的主张和措辞，提出了两德建立“邦联结构”的建议而未用“邦联”这个措辞，但指出最终目标是实现统一。之所以用“纲领”而未用“计划”这个措辞，是为了表明不设时间表，不用“邦联”也是为了表明最终目标是实现德国统一。为了保密和取得惊人效应，科尔在向联邦议院宣布该《纲领》之前，未与联合执政伙伴自民党商议或通气，仅在发表前6小时向美国总统布什作了通报。

对于科尔的《十点纲领》，戈尔巴乔夫的反应是强烈“愤怒”，指责西德未予磋商或预告信息就提出“具体的统一行动计划”。美国关注该“纲领”未提及德波边界问题和未来德国的联盟属性，对此科尔作了解释，说

明未讲明联盟属性是出于策略考虑，实际上这两个问题都可以解决。随后美国提出了对德政策四项原则：奉行自由的自决原则；统一的德国必须保持为北约和欧共体成员；统一必须有步骤地、和平地进行；现存边界的不可侵犯性必须得到尊重。英国首相撒切尔对《十点纲领》表示“反感”，强调德国重新统一不在议事日程上。法国的态度介乎保留和反对之间，担心德国统一后会反对欧洲统一。为此，密特朗决定1989年12月6日访问基辅，希望借助戈尔巴乔夫反对德国统一的态度确保德国不可能很快统一，这样法国无须过于冷落德国；12月20日又访问东德，以示承认东德作为主权国家的存在并支持其继续存在的愿望。值得注意的是，科尔在密特朗访问东德前一天访问了东德德累斯顿市，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这成了西德决心加速统一进程的转折点。

柏林墙倒塌6周后，科尔政府对不同的利益格局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与西德和美国主张德国统一相对立的，是法英的怀疑派和“刹车”派集团以及公开反对统一的东德和苏联。但东德的形势持续恶化。1989年11、12两个月就有约18万人逃离东德，1990年开始每天约有2000人移居西德，这对东德经济动脉意味着大出血。鉴此，科尔政府得出结论，必须使统一的目标具体化并争取所有参加方认同。为此需要做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消除苏联的安全疑虑；二是使西方盟友放心；三是听任东德瓦解，拒绝莫德罗提出的条约共同体建议。同时，对苏联领导人有针对性地做工作，软硬兼施、恩威并重，因为取得苏联的原则同意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为解决四大国对德国的特殊权利和责任以及德波边界问题，需要确定一种谈判机制。经过多方试探、商议和权衡利弊，最后确定同意美国国务院提出的“2+4”谈判机制，即两个德国和四个战胜国的六方会谈。

1990年初，苏联内外交困局面凸显，主要是供应困难，一些加盟共和国闹独立，一些地方出现暴动，加上东德政治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国家处于解体过程，苏联领导不得不面对现实。是年1月7日，谢瓦尔德纳泽外长向联邦政府试探提供食品援助的可能性，科尔当即表示同意并于2月中旬以2亿2千万马克联邦补贴资金提供14万吨食品以及大量衣物和日用品。这一慷慨之举产生了积极的政治效果。1月底，戈尔巴乔夫召开顾问会议讨论德国问题，结论是除了军事行动之外任何选择均可考虑，决定在德国政策上全面后退。嗣后戈尔巴乔夫改变调门，声称德国统一原则从未被怀疑过，两个德国的产生有其历史原因，现在要加以修正而不能在大街